

缝了500多针，用掉3米多长的线

医生把他碎成布条一样的脸缝起来了

“这疤会不会好得影响鉴定啊？”近日，老孙再次来到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整形修复中心董栋副主任医师的瘢痕门诊复查，冷不丁一句话道出自己的疑虑，逗得董医生哭笑不得。

来缝针的人，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疤越淡越好的，而老孙会有这样的疑虑，不是因为大老爷们不爱美，而是因为他的伤源于一场飞来横祸，索赔还要靠伤痕鉴定，生怕医生的一顿神奇操作“毁灭了证据”。



老孙(左)在董栋医生门诊复查。

老地点老时间 等来了“发疯”的集装箱车

老孙的老家在安徽，目前在宁波生活，当了30多年的搬运工，如今57岁了，依然很能干。老伴说：“他几乎不生病，身体很好的！”

老孙搬货的地方在慈溪龙山。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他就要从江北出发，花将近1小时，骑大约28公里的电瓶车，在5点左右到达龙山的一个公交站附近停好电瓶车，再

在公交站等同事开车来捎上他，一起前往工地。

但去年9月2日早晨5点出头，老孙没有等来同事的车，却等来了一辆“发疯”的集装箱车。那辆车车头一歪，直冲冲地撞倒了公交车站和站牌，轰然倒下的车站和站牌又砸倒了正在等车的老孙，之后，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脸碎得像布条一样 流掉了全身约1/5的血

“当时他的脸看起来跟布条一样，出血量在800-1000毫升，这大约是全身血液量的1/5。”董栋帮老孙续上了当时断片的画面。

和婆婆、老公一起来陪老孙复查的儿媳说，公公手术前的脸部照片，她至今都没敢看，听说很吓人，“后来手术做完，护工擦他身上的血迹都擦了好几天。”采访时，记者看了一眼老孙儿媳没敢看的照片——

前额豁着口子，人中和下唇咧着，眼皮和眼睑碎得不成样子。

当时，老孙被送到宁大附院急诊，医院立刻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并第一时间召集了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神经外科、整形外科等多个科室进行会诊。不幸中的万幸是，经过迅速检查，医生确认，老孙的眼球和脑部功能尚好，关键还是要“缝脸”。

缝起来了！

6小时，500多针，3米多长的线

“缝脸”的前序是清创。医生不仅要清除老孙伤口里残存的泥沙之类的脏东西，还要火眼金睛判断出并且剔除掉失活组织，把真正还有血运的组织留下来。这样就花了2个小时。

“缝脸”的过程更是一个“绣花活”。有些地方的皮肉要缝2层，有些地方又要缝3层。董栋医生给老孙选用了内层6-0、外层8-0的手术线。“一般做美容双眼皮用的是7-0的线，8-0的线比头发丝还细。”董栋介绍，线越细，缝合难度也就越高，“另外外伤不能只看表面，

除了皮肉，血管和神经也要在放大10倍的显微镜下吻合才行。”

最终，历经6小时、500多针，用了3米多长的线，老孙碎成布条一样的脸终于被缝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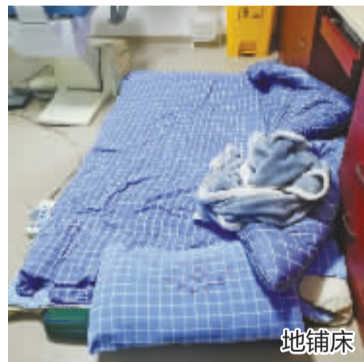
20多天后，老孙出院回到了家里，听说过老孙遭遇的邻居见了他本人反而不信了。“邻居说他骨折留下的疤都比我老公脸上的疤大！”老孙的老伴哈哈直笑。

几次复查下来，看着老孙的脸一次比一次恢复得好，董栋觉得比收到老孙一家送的锦旗更开心。

记者 徐露清 文/摄

纸箱床、桌椅床、大通铺……

这些医护人员关于“床”的点和段子 让人心疼又好笑



苦中作乐的一点点“优越感”。

但纸箱床返工率高，短短几天，设备耗材的宋恩光已经睡塌了两张纸箱床，不过他也渐渐总结出了搭床的心得：“开始我们用的是装防护眼的箱子，太软，睡着不舒服，还容易塌。后来换成装消杀剂的箱子，就坚挺多啦！”

相比之下，门诊医生更唾手可得的“床位资源”就是大多数诊室里都会配备的治疗床，但治疗床区区60厘米的宽度对于不少人高马大的男医生来说，着实是个挑战。“很多男医生半夜能从床上掉下来好几次，一起睡的医生还以为地震了。”骨科医生曹逸说，他就不幸贡献过几次“地震”。

掉得多了，他们也就有了心得——搬来各种椅子，给自己在外围加层防护或者兜个底。

相较于纸箱床和治疗床的款式单一、睡感欠佳，桌椅床改造的余地和带来的惊喜都大得多。它们大多取材于医院走廊或候诊区里平时供患者候诊休息的长椅，有普通金属款的，也有中式木制款的。两张长椅一拼，不仅床位宽敞，还自带防护。

采访中，记者发现中式木制款长椅更“吃香”些，因为拼起来更平整。一位只能打地铺的医生还打趣道：“我们都说，他们好像睡的是摇篮，一场疫情，倒让他们返老还童，回到了‘婴儿期’！”

大通铺的段子就更多了。动辄一二十人，密密麻麻挨在一块儿，晚上起夜一不小心踩得小伙伴嗷嗷直叫都是常事。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段子还数来自男同胞大通铺的“呼噜”和“臭鞋”。

“大呼”，是如今大家对某位男医生的“爱称”，他以一己之力，打呼噜打走了同住大通铺的所有小伙伴。无独有偶，在另一处大通铺，还有一对来自外科的“哼哈二将”，同事笑说：“他俩可厉害了，不仅呼噜声响，还会‘合奏’，白天越累，晚上‘合奏’越欢！”

还有男同胞们的鞋。每天要出去采样，尤其是上门采样，日行万米、爬楼梯上万级。一天下来，那味儿在房间里是放不住的，因此轻则放在走廊，重则放在空调的室外机上。院办一位男医生就属于后者。“结果那天半夜下雨了！第二天他只能穿着湿哒哒的鞋子去采样，因为被困在医院，他只有一双鞋。”

发来视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揭秘”了自己的床，说最初6张瑜伽垫拼成的地铺床已经升级成了7天后的“高配版”。记者看到，也不过是北仑区封控区和管控区外解封后，多了几层家人送来的垫被和被子，还有一个她女儿爱玩的毛绒“热气球”。

解封不解防，北仑区的核酸采样还在持续。这些天，北仑中医院的医护人员依旧要每天凌晨四五点出发，前往封控区或管控区采样。因此，大家一致选择维持现状，时刻待命。记者 徐露清 通讯员 张汀文 通讯员供图

桌椅床、纸箱床、大通铺、地铺床、推拿床、艾灸床、治疗床、病床……一个视频里有十几种奇形怪状、别别扭扭的床，让人感觉仿佛在线上参观一个经营不善的民宿。

“猜猜我睡哪个床！”1月12日，北仑区中医院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发来了这段取材于院内的小视频，还配了一个戴墨镜的酷帅表情。

1月1日凌晨，北仑区中医院送检的一位拟住院患者被确认为新冠病毒阳性患者，随即该院406名医护人员全体开始了院内封闭生活。于是，关于“床”的点和段子层出不穷，让人既心疼又好笑。

每天，成箱成箱的采样耗材和防护物资在医院设备耗材科中转，因此在纸箱床的“搭建”上，设备耗材具有“先天优势”。几个纸箱一拼、被褥一摊，就是一张床，比地铺高出的那么一点点高度，就是他们